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三岡識略 第四卷

鵲巢 己亥二月，滬瀆真如地方，有群鵲共作一巢於麥隴，大如車輪。鄉人憤其傷麥，縱火焚之，詰旦復成。

天狗墮

三月二日六日未刻，有星墮地，色白，其聲如雷。按天文志，天狗狀如流星，望之若火光，墜地有聲，千里之內，破軍殺將。是秋，果有江上之變。

海寇入犯

鄭成功原名森，芝龍孽子也。初入南安縣學，為學使者置劣等，因人賞為太學生。先是，芝龍與弟鴻逵等於乙酉六月擁立唐藩於福州，以成功為養子，賜國姓及今名。王郊天日，大風揚沙，玉璽墮地，缺一角，識者以為不祥。順治初年，遣御史黃熙胤招降七閩，芝龍潛納款，求總制兩粵。許之。因棄隆武去，隆武旋就擒。芝龍謁貝勒，與飲三日，挾之北行，後被戮。成功轉入海島，招納亡命，其部曰南郎、北郎。南郎者，閩廣人，多芝龍舊部曲；北郎者，乃江浙人及北方劇盜、旗下逃兵。眾至數萬，於六月初犯京口，即以六日破瓜州，連破潤州。提督管效忠、江撫蔣國柱俱失利。七月，成功兵至江寧，勢張甚。沿江士民奔而南，維揚百姓奔而北，山東、河南俱震動。既而攻江寧，久不下。崇明守將梁化鳳引騎兵三千入援，乘其不備，率兵突入。賊裸體赤足，不能當，爭解維逃。獲其將甘輝輝，驍將也。成功遇颶風，失亡七八，憤恚死。其子錦，竄入臺灣。時方議親征，而露布已至，諸將敘功有差，而梁公遂移鎮雲間。

譙樓

吾郡問禪古院，中峰道場也。中峰與松雪係宗黨，乃趙氏故院，有子昂《滾馬圖》、《歷代祖師圖》。子昂以中峰故，往來甚數。松江府「譙樓」二字，真跡也。後毀於兵燹，祖郡守承勛卜日改建，逾月而成，雖巍煥壯麗視昔日有加，而遺蹟已不可復睹矣。

火燭會

庚子。松郡普照寺，古剎也。華亭舊志云：每年正月七日，普照寺作火燭會，士女闐塞，七日乃止。寺僧乘此，多為不法。今久不復見矣。

柏大士

嘉善縣劉生者，世業醫，祖墓有古柏，為暴風所摧，命伐去之。柏中空，脂膏凝結成普門大士像，妙相端嚴，纖悉畢具，因送招提寺供養。蓋西方聖人願力浩大，稗官所載，有煮狗烹鰲而得大士像者，殆未易以恒理測也。嘗見《南唐書》，溧水縣大興寺桑生木人，長六寸，如僧狀，右袒而左跪，謂之須菩提。

廟神示兆

鶴湖陳孝廉增新，將謁選。海寧硤石鎮有神廟，祈夢最靈，孝廉往禱，求示來兆。夜將半，忽夢神召。命之坐，令左右取白紙一幅，操筆書餘字。展視，惟詩二句：「憑將刺股懸標志，散作河陽滿縣花。」覽畢，警然而覺，吟詠再三，莫解所謂，因識簡末。未幾，授江西一令。蒞任才三日，神氣騷擾，匆匆作家報，闔戶自縊。家人急救。得免。後數日，竟投繯死。於袖中獲書，封識甚密，啟視，筆墨安詳，情辭酸楚，皆決絕語。豈此地有宿冤，數已前定，有不可得而避者耶？

縣衙女妖

海寧縣相傳，有一女妖在衙內，豔冶動人，其去來自古井。時秦君嘉係為令，女嘗遊戲左右，或夜坐批閱文卷，輒為磨墨，亦不以為意。一夕，語令曰：「公將升任，不能久侍矣。」未幾，遷職去。與門役輩調笑甚狎，間以手撫摩，平滑無罅。至今尚存。

董公泉

我家忠諫幼海公，諱傳策，以直言遭戍粵西。從學者負笈而至，戶外履不能容，土人結屋以居之。地苦無水，眾為鑿井，築亭覆其上，至今猶呼為董公泉、董公亭云。

浮萍免絲篇

有李參將者，言其部下卒嘗掠人妻，既數年，攜之南征。途遇故夫，一見慟絕。詢其夫，亦別納一婦，則兵之故妻也。四人相見大哭，各反其妻而去。施宛陵閩章作《浮萍免絲篇》以記之。

玉印

富陽典史孫某，解餉北上，泊舟秦郵。有光夜燭於湖，促榜人跡之，於沙際得玉印一方，闊四寸六分，雙盤龍紐，其文乃漢高帝《大風歌》也。獻於朝，獲重賞。

崇奉釋教

辛丑正月初七日，世祖章皇帝聰明天縱，登極八年，恩威並用，身致太平，至是上賓。予時待詔公車，不勝槁山弓劍之感。上崇信竺乾，每於西苑接諸鵬者，登座說法，一時緇流雲集。迎武康玉林通秀禪師入都供養，復召天童道忞。上從玉林乞名，因以「慧橐」為名，「山臆」為字，「幻庵」為號，刻玉章，凡書畫皆用之。

五宗異同

道忞字木陳，曾主天童法席。出院後，費隱通公刻書聲其罪。三峰漢月禪師，木陳之兄也，刻《漢五宗原》一書，木陳隨著《五宗辟》，詞極呵詈。漢月門人復作《五宗教》以正之。膺寵眷，目無流輩。後於道場山葺大殿，供世祖章皇帝神主，遣待本月入京，請敕賜寺額。朝議以荒山非立廟之所，命地方官焚之，忞大沮喪。

詩謔

上嘗與木陳言及一新進士，毗陵人，削去髭鬚，希庶常之選，不數日，面如塗墨。因改《西湖》詩嘲之曰：「刪即刪兮留不留，鬚鬚抱怨幾時休。冷風吹得通身戰，卻把常州作滿州。」言罷撫掌大笑。

朱衣見夢

國初賢相，以溧陽陳公名夏為第一。公幼時聰敏過人，未入泮，夢二朱衣人來賀，遂采芹。鄉舉亦然。至癸未大魁，及遷轉以迄大拜前，二人俱於夢中預報，故公皆先知之。未被禍前一日，二人者復來告別，公驚寤，歎息曰：「余死矣。」翌日竟賜死。公登揆席，毅然以澄清流品、奠安黎元為己任，即當生日，門庭寂然，有客獻詩云：「誕日常時一樣閒，放衙兀坐比深山。百僚懷刺逡巡去，惟有新詩手自刪。」亦足以見公之一斑矣。

孫公知遇

予三上公車，辛丑始受知於澤州說岩陳公。殿對後，益都太宰亭孫公、恒山大司馬玉立梁公，俱推拙卷為首。進呈三日矣，或以予策中引用《漢書·五行志》數語為不典，二公力爭不得，遂抑置二甲第二，拔馬君世俊為第一。馬亦予同門生也。功名分定，前後亦烏足較，而知己之感，何敢一日忘也。孫公復以詩見慰云：「聖主乘乾日，鴻儀漸陸年。衣冠江左盛，詞賦郢中傳。劍氣星文起，珠光璧月聯。天人資廟略，舟楫濟洪川。奇對終生少，新書賈傳賢。驚鳴難眾和，抗浪得先鞭。金馬青霄上，銅龍曉仗前。未沾仙掌露，歸惹御爐煙。命達才偏勝，時清道易全。老夫覘壯業，多在五雲邊。」

廢登科錄

廷試刻登科錄，自霍端友榜始，此後累朝不易，至明祖，復勒名於碑。辛丑殿試畢，儀部照例題舉，朝議以為前朝陋規，不必更襲，遂廢不行。

不認本房

蘇郡徐君斌，老儒也，不曉世故，中會榜後，以師生投揭，新奉明禁，不詣本房胡給事悉寧。胡大慍，遍告吳人，欲聲其罪。徐之迂拙，誠為可笑，然嘗考霍文敏輶會試，不認本房為座師；又按宋藝祖殿試，凡稱門生於私門者有禁，蓋自古有之矣。

文星墮

先是，正月初□日，百僚早朝，見有白光墮地。欽天監奏，文星墮江南分野，主文人有厄。至是果有欠糧奏銷一案。

江南奏銷之禍

江南賦役，百倍他省，而蘇松尤重。邇來役外之徵，有兌役、里役、該年、催辦、捆頭等名，雜派有鑽夫、水夫、牛稅、馬豆、馬草、大樹、釘麻、油鐵、箭竹、鉛彈、火藥、造倉等項，又有黃冊、人丁、三捆、軍田、壯丁、逃兵等冊。大約舊賦未清，新餉已迫，積逋常數□萬。時司農告匱，始□年並徵，民力已竭，而逋欠如故。巡撫朱國治強復自用，造欠冊達部，悉列江南紳衿一萬三千餘人，號曰「抗糧」。既而盡行褫革，發本處枷責，鞭撲紛紛，衣冠埽地。如某探花欠一錢，亦被黜，民間有「探花不值一文錢」之謠。夫士大夫自宜急公，乃軒冕與雜犯同科，千金與一毫同罪，仕籍學校，為之一空。至貪吏蠹胥，侵役多至千萬，反置不問。吁，過矣！後大司馬龔公特疏請寬奏銷，有「事出創行，過在初犯」等語，天下誦之。

地龍散

金貞祐中，肅虎高祺當國，士大夫每遭鞭撲，醫家以酒下地龍散，投以蠟丸服之，北方大行。苑極之中有詩云：「嚼蠟誰知味最長，一杯卯酒地龍香。年來紙價長安貴，不重新詩重異方。」《輟耕錄》載，元初輕儒，與齊民等，翰林高公智耀上書力爭，始免徭役，崇學校，正戶籍。嗚呼，今安得高公其人者哉。

淫像

遼陽城中一古刹，巍煥壯麗，守衛嚴肅，百姓瞻禮者，俱於門外焚香叩頭而去。有范生者，游其地，欲入不可得，請一顯者，乃入。見內塑巨人二，長各數丈，一男子向北立，一女南面抱其頸，赤體交接，極備淫褻狀。土人呼為公佛、母佛，崇奉甚謹。嘗閱《留青日札》，載嘉靖□五年，大善殿有鑄像，極其淫穢，鉅細不下千百。夏文愍公言建論焚之，以清宮禁，盡付諸火。其像號「歡喜佛」，乃元之遺制。又鄭所南《心史》載，元人於幽州建佛母殿，製佛裸形，與妖女合，淫狀種種，纖毫畢具。即此是也。

當湖為神

馬進士嘉植，當湖人，清介有守。弘光時督餉江右，曾以公事誤殺二人。易代後，薙髮杜門，不入城市。歲朝謁祖墓，見青衣二人從墓間出，自通姓名，曰：「某因無罪，居枉死城已□八年，但乞公批照，云前誤斷，呈之冥官，某可托生矣。」公曰：「我自信為官未嘗枉一事，昔既誤斷，今便相償，批照何為？」曰：「公正人也，陰司甚重之。況此意初非有意，今公將歿，且當為神。不然，某亦未敢請也。」遂取筆判數字，二人忽不見。歸家語人曰：「予將逝矣。」於是沐浴焚香，至晚，偃臥而卒。

袁將軍塚

晉左將軍袁崧，築滬瀆壘御冠，為孫恩所害，麾下士李祥收骸骨，葬北橋之南，今四圍皆植木棉，惟存一土抔而已。時有江右人詭言知醫，結草軒止於其旁，夜鑿地道，潛通墓穴，半月後不告而去。居人毀其屋，見深入數丈，俯瞰黝黑，探之得磁碗二、古鏡一。鏡大五寸許，背有小鈕，圖五嶽真形，翠紋剝落，能照數百步外。眾爭之，互相訐訟，遂迫入官。但不知盜取者為何物，豈寶光陸離，果可望而知者耶？

松頂蘭

粵西全州，有嶺甚高，上挺虬松數百株，長□餘丈。松顛遍生蘭，開時花極爛熳，馥郁數里，人不能採。

梵修寺黃楊

華亭千步淫梵修寺，有黃楊一株，相傳已千餘歲，高出殿脊。聞前朝有外國人徘徊寺側，言下有奇寶，欲捐賞買寺，別構一寺償之。僧執不可，乃止。是冬，有□餘人，稱上司差來借寓，僧不敢拒。居數日，乘夜逸去，殊出意外，視黃楊被掘，深入三丈。急追之，及於滸關。其人哀祈，酬僧二百金。叩以下有何物，終不肯言。

祭厲

明初，松民錢鶴臯感夢兆起兵，反叛，官軍討之。脅從皆農夫，聞炮聲俱驚竄。鶴臯就擒，俘至京。臨刑，白血噴注。太祖異之，以為厲鬼首，命天下祭厲，稱無祀鬼魂錢鶴臯等。本朝遵之，至今不廢。

天鼓鳴

癸卯二月□九日，京師天鼓鳴，隨隕星□一，城外七，城內四。次朝拾視，熱如熾炭，大者□餘觔，小者不下六七觔。一星碎為三塊，外青內白，一星缺一角。

黑風

四月二□二日未刻，遼陽殺布臺陡起黑風，一股從南來東，吹倒民房四百三□間，壓死男婦五百口，其餘傷者不計其數。

改試士法

八月，改試士法，八股制藝，永行停止，鄉會試用策論表判，減三場為二場。至戊申七月，詔復舊制。

蓮笠

《六硯齋筆記》：蓮初透水，為驟雨所淋，輒中天。因出新意，剪荷葉，線縫之，作兜鍪狀，名蓮笠，雨則遍覆之。並戲詠曰：「欲展凌波步，先為行雨裝。擎羅深覆額，擁髻暗藏香。莫倚傾珠蓋，應同裹玉囊。自憐嬌小甚，脈脈待恩光。」此事甚韻而制亦佳，當效而行之。

居宅有定數

海邑沈布政恩，致政歸，創大第，頗極巍煥。將落成，擇日上匾，夜夢數人鼓吹迎匾入，懸之中堂，仰視則名之上易一「潘」字。亦不以為意。詰朝送客，遙見一小兒，才數歲，眉目秀異，挾冊往村塾。呼問曰：「兒何姓？」曰姓潘。因憶昨夢，取冊閱之，則名恩也。瞿然自失，歎曰：「堂未成而居者已有人矣，我何營建為哉！」命止工作。潘後果登進士，累官大司寇，沈氏子孫中落，遂買其宅，改為樂壽堂。二子連舉甲榜，拓地為園，壯麗甲於一邑，今亦付之荒煙蔓草矣。癸卯冬偶過其處，徘徊憑弔，周太守茂源為余道其詳如此。

李笠翁

李生漁者，自號笠翁，居西子湖。性齷齪，善逢迎，遨遊縉紳間，喜作詞曲及小說，備極淫褻。常挾小妓三四人，遇貴游子弟，便令隔簾度曲，或使之捧觴行酒，並縱談房中術，誘賺重價。其行甚穢，真士林中所不齒者。予曾一遇，後遂避之。夫古人綺語猶以為戒，今觀《笠翁一家言》，大約皆壞人倫、傷風化之語，當墮拔舌地獄無疑也。

薩真人

我郡有史道者，自言傳薩真人法，能置獄劾鬼。每登壇作法，刺舌血，書黑檄，向空焚之，並呼靈官王善名，罵詈不絕口。予初見殊駭，不知神將何故受此輩驅遣？然道人性貪行污，術亦不驗。後偶見《江湖紀聞》一書，載真人名守堅，蜀西河人，少有濟物志，嘗學醫，誤殺人，因棄業遠遊，訪異人，獲傳張虛靖天師法，後法大顯。曾經潭州，州人聞神語曰：「薩提刑來日至。」

次日，薩攜笠過市，有「提點刑獄」之牌，人皆異之。至湘陰縣浮梁，見土人用童男女生祀本處廟神，薩曰：「此等邪神，速焚其廟。」言訖，雷火飛空，廟立毀，但聞空中云：「願法官常如今日，自後廟不復興。」後薩至龍興府江邊濯足，見水有神影，方面，黃巾金甲，左手曳袖，右手執鞭。問曰：「爾何神也？」答曰：「我乃湘陰縣廟神王善，被真人焚我廟，相隨一□二載，只候有過，欲復前仇。今功行已高，職隸天樞，望保奏以為部將。」薩曰：「汝兇惡之神，在我法中，必損我法。」神立誓不敢背盟。遂奏天帝，收為將。一日，諸將現形環侍曰：「天詔臨矣。」真人即起身立化，後舉棺甚輕，剖視已空矣。真人顛末如此，乃庸俗黃冠，動加呵叱，何也？

平牙露布

予偶病齩，三日夜不痊，飲食都廢。適有媪過門，云「內簇細蟲，取出立愈。」因戲作露布曰：「上黨牙車，蠕蠕肆虐。右廂頰輔，唯唯受攻。擬借箸以難施，欲運糧而莫進。握椒一粒，丸封未能炙。炙艾三年，火攻不效。眉嚼齒，疑穿義士之齧；俯首支頤，何關致母之腳。有娘子軍者，針持寸許，夫人匕不足比其；穴入片時，蠹茲蟲早已夷其族。蠻觸之種，今安在哉？唇齒之交，依然無恙。是用金錢頒賞，鐵券旌功。防其將來，勿進易牙之甘味；固茲封守，毋亡鑿齒之奇助。得牙帳之風，凱歌雷動；磨鼻端之墨，露版星馳。」

董仲舒有三

董仲舒有三人：一漢江都相；一北齊值閣將軍董蠻，改名仲舒，見《通鑑》；一蜀青城山隱士董仲舒，見《蜀記》。

捕魚翁說

江邊有水鳥，曰「捕魚翁」，喜食魚，故以命名。吳越人捕而畜之，每舟行，列之兩舷，至溪流深處，沒而入，得魚始出，有大二三尺者。漁人先以繩束縛其頸，使不能吞吐，薄暮滿載，乃解其繫，以微肉哺之。夫奮身於驚濤逆浪之中，可謂勤矣，乃終日竟不獲一飽，何工於為人，拙於為己歟？將貪者常勞，而廉者自逸歟？豈多取者必厚亡，造物果有一定之數歟？吾於是乎有感。

射工說

谿澗之中，族細蟲焉，曰蜺，一名短狐，一名射工，角橫，口如弓弩，常含沙射人影，中者輒病。夫蟲之與人，初無怨也，乃乘人之隙，禍端潛發，何性之毒歟？且夫獵者、漁者、弋者，皆有求於物，而物莫或傷之，射工則無是也。卑微齷齪，與人各不相知，何其陰謀巧伺，罔所顧忌哉？彼虎狼齧人，人能避之；蜂螫螫人，人能殺之。今機觸於甚疏，而害生於意外，誰得而防之也？吾於是乎有感。

窮奇說

海外有獸曰窮奇，性異他獸，遇善人則搏而食之，逢惡人則捕禽獸以餉之。夫侮善而畏惡，舉世皆然，此獸殆得性情之中者歟？雖然，獸本無知，不知其人之善而惡之，不知其人之惡而好之，好惡皆出於無心，與知之而相反者異矣。嗚呼，善惡之不分也久矣！善者不自鳴其善，惡者不自言其惡，乃能斷然直行其胸臆，則此獸猶為有知也。吾於是乎有感。

補遺

上元老人

八月，以雲貴蕩平，再舉會試。余與二三子下第南歸，維舟金山，登妙高峰，見壁間一詩，字大半尺許，龍蛇飛動，詩亦豪雋，自稱「上元老人題」，不知何人也，漫識於此：「孤舟此夜金山住，與客重登最上頭。半抹遠煙生隔岸，一輪涼月照高秋。星星漁火明還滅，寂寂江聲淡不流。更莫酒闌吹鐵笛，老龍時出洞前游。」

城隍神著靈

松郡城隍神最靈，有一營丁，素悍，率妻孥寢處殿側，繫馬神座下，有獻新製袍服被神像者，脫取自衣。一日，忽反接，自擲於庭，向空叩首，歷數罪惡，號呼半日而死。主將聞之，躬自禱謝，並施財修葺。數日之內，煥然一新。

鳥報冤

西余有潘姓者，以捕鳥為業，日殺數□命。一日臥病，見怪鳥無數，飛集帳中，啄其心胸，痛不可忍，遂死。將付火，忽大雷雨，眾走避。雨止視之，兩目已為飢鳥所食矣。

出神

凡人形大苦者，神先去之，不特修煉家有出神之說也。余內弟蔣生雯曷染弱症，日夜咯血，備極惡趣。一日，潦倒中轉側四顧，忽見己身坐別榻上，相對凝視，俄頃而滅，大驚，自知不起。不逾旬遂卒。生年少喜炫才，頗有費心事，致享年不永，惜哉。

神誅逆子

毗陵民某，生一男，歲才周，民母年邁目昏，誤蹴兒死。咆哮取刃刺母，母逃入三義廟。民迫及，忽見周將軍厲聲叱之，鬚眉畢張，舉刀砍其頸。急呼「將軍救我！」隨仆地。一黃冠扶之起，自言所見，連呼頸痛而死。

出母嫁母義不可絕

我邑有徐生者，生母死，以既被出，雖未改適，於義已絕，不為服。余甚訝之。偶見《客座贅語》曰：「出母嫁母，均稱義絕而實不同。有出當其罪者，有出不當其罪者；有出而改適，有終不改適者。嫁母有父卒改嫁者，有為舅姑所迫不得自由者，有飢寒無依而後去者。古人制律，不立服滿改嫁之條，蓋聖人曲體人情，難盡以共姜柏舟之事望之也。人子不幸遇此，等於塗人，掉臂不顧，豈復有人心哉？況父固可以夫而絕妻，子不可以子而絕母。又或為嫡母所子而不認生母者，有為異姓人後而不為本生服者，亦可以為知大義哉？仁人孝子，處人倫之變，惟酌情禮之中，各盡其道，庶可不悖於義而無憾於心矣。」此論極當，故特識之。

僧詩

楚僧行達，字大衢。好酒喜吟詩，頗有島可之風，邇來詩僧，罕見其比。五言如《憩甘露亭》云：「飯香能款客，僧懶不翻經。」《秋村》云：「牛羊喧日暮，覺雁雜人行。」《贈上人》云：「經翻殘月色，定出曉鐘聲。」《山居》云：「風清當戶竹，水滿傍谿田。」《除夕》云：「宿火留殘臘，春風理舊枝。」《早春》云：「古徑雲生屣，春遊客滿山。」七言如《石徑》云：「雲堆白石看無盡，路傍青山步欲高。」《山寺》云：「松頂夢回千歲鶴，嶺頭風落五更鐘。」《洞口》云：「洞門碧挺千尋石，仙樹晴飛古道雲。」《丹井》云：「午後金波騰瑞靄，千年瑤草護靈源。」皆佳句也。後卒於婁江，吳梅村先生選其遺稿百首而為之敘。

閩省城隍神啼哭

福建省城隍神啼哭三日，忽於七月朔旦鼓樓火起，延燒至運司及大小公署、寺院民房，又焚雙門一帶約八千餘間。先是，鼓樓扁額有「海天鼇柱」四字，土人有「雙門堪走馬，鼇柱變成灰」之謠，至是果驗。

潮異

七月二□七日，松江一日三潮。

石猴

滇中產石猴，大如小兒拳，性甚慧，鎖置硯側，可教令磨墨，惟食果實，飲水即死。土人亦不能多得。同郡張司理宦其地，攜一歸，中道死。惜余未之見。

史公宿因

甬東艾老為余言，史狀元大成未生時，其鄉有老僧名大成者，戒行精嚴，為一時冠。示寂日，見夢於其徒曰：「我將遠行，明日於某地史家訪我，當以一笑為期。」次日往偵，夜果舉一子，遂以夢告，其家夢亦同，因仍舊名。公擢巍科，侍禁近，襟懷沖淡，不為富貴所役，雅志林泉，長齋繡佛，一家僕婢往往化而疏食。鬪君選，其本房所取士也，道公行誼甚詳，且曰：士大夫淡於世故，仁慈愷側者，大約從苦行中來，亦不止史公一人而已。

掘藏獲殃

松郡東二里名紅橋，有王斗儒者，性愚蠢，以耕織為業。一日方炊，覺灶下有物蠕蠕然，掘之遇一甕，中貯白金數百錠，大喜過望，與婦貰酒相慶。夜半將寢，忽地中作聲，細察之，聞呼斗儒名，曰：「我藏神也，天將富汝，特來相就，伴侶甚眾，當絡繹至矣。」移燈視之，遍地皆金，無下足處。自是掃地蕪草，往往得之。久之，心頗厭。一夕，聞撞門聲，曰：「此必藏神也。」祝令他往。忽一巨缸排闥直入，黃白爛然。乃拓所居為大廈，廣置南畝，結婚貴族，趨利者踵相接。於是忘其本來，不復似甕人子矣。未幾，縣官編役，斗儒田多役重，五六年間，產遂破。迫呼迫切，父子俱死囹圄，並絕其嗣。夫斗儒不過一村氓耳，乃忽畀以數萬金，究至身命不保，天何始待之厚而終奪之速歟？豈造物之玩弄，有莫能測者與？抑《鴻烈》所云「掘藏之家必有殃」，其說果不誣與？然而不可解矣。

雷誅訟師

城一奸民，略識字，喜弄刀筆。一日，與鄰人偕往田間，風雨驟至。家人遙見皂旗一、紅旗一，搖其傍，迅雷一聲，奸民踣於地，旗隱不見。急趨視，兩足已陷泥淖中，土埋至膝。其子負至岸側，少頃，雷復震，仍埋舊處。觀者悚惕。

溺女鬼救

山陰一小姓，家甚貧，生女欲溺之。忽聞空中鬼語曰：「莫溺殺，莫溺殺，他的丈夫是滕達。」一家驚異，遂留之，遍訪邑中，果有書生滕達者，然已娶矣。後此女及笄，滕續聘為室。中甲榜，攜之赴官，竟終老焉。

侍御贈行詩

余淹留京邸，侘傺無聊，將歸蘭陵，董侍御文驥貽詩贈別曰：「秋氣正蕭索，憐君馬首東。一名先甲外，三策五行中。國失巍科重，家繩祖武雄。故鄉歸路近，囑我灌園童。」

祿命有驗

九流之中，惟祿命、堪輿二家，渺茫無據，然間有可信者。江右康君范生，精星卜家言，己亥過松，同社數人，各取星書示之。於余獨批四大字「辛丑必發」，眾皆嗤其妄。後同赴南宮，闈事畢，偶集七閩張孝廉汝瑚寓齋，顧余曰：「我前已許子，萬萬不爽，速歸置酒酌我，當往子寓待報耳。」坐未定而捷音至。

夢棺

華亭陶孝廉，字冰修，有文名。六上公車，自以懷才被抑，感憤不平。京城有文昌祠，祈夢最靈，一夕，齋沐往禱，仰見天上懸一棺，欲墮未墮。驚寤，不樂者久之，復自解曰：「夢棺得官，余庶幾入彀乎？」及發榜，仍下第，謁選得天臺廣文。不半年，卒於任，乃悟天為天臺，棺為蓋棺之兆。夢之巧驗，有如此者。

韋公祠

吳閩韋公祠，乃唐詩人應物也，祈夢最驗。孫君承恩未第時往禱，夜將半，忽見一神人手懸金甲於壁，光彩耀日，並授箭四枝，謂曰：「子試射之。」至三箭，遂破的，箭中止餘一矢耳。後戊戌中鼎元，年正三九。又一年卒。

鏡銘

余從燕市買一鏡，大僅五寸，製極古雅，光彩煥發，背有銘曰：「如玉配潔，似潭比清。孕金之秀，含月之精。我見汝之形，而不能見汝之心。」後為一友攜去不還，至今惜之。

鹽官貽詩

鹽官彭公孫遜，負才名，風流儒雅，為一時之秀，與余結契甚深，亦為奏銷註誤。以札寓余，頗極感憤，兼寄一律云：「秋林落葉點風埃，寒雨空江日夜哀。難後弟兄多病老，霜前鴻雁尺書來。壯年俱抱懷沙痛，盛世仍虛入洛才。好賦東巡獻行在，聖明早晚祀之萊。」後應博學宏詞，入翰苑。

風電

王寅五月初四日，河間縣任丘地方雨冰雹，大如人首，擊死二百餘人，牛羊不計其數，田禾盡壞。又大風將制府旗竿二根刮去，城內石牌坊俱帶落城外。

申江雜識

余族曾叔祖廣文容大，字申江，著《雜識》一卷，偶於藏書家見之，初不著名氏，取家譜按之，知為公作。又有《叢言》六卷，俱係抄本，其間載《均賦》一則，曰：吾鄉糧賦分三等，而上、中、下三鄉，未為至當。西鄉稱上，有一畝僅租五六斗或七八斗者；南鄉稱下，乃有一、二保一畝收租二三石，水旱無虞者；東北稱中，有僅種花豆青秧，亢旱無收者。近浦稱中，亦有蕩田收止數斗者；東鄉稱下，間有所收逾中、上者。愚謂三鄉田，每鄉分三等，以九等定賦，方愜輿情，低薄更須核實，列為下等，斯善矣。

讀書種子不可絕

申江又曰：吾郡縉紳家居，務美宮室，廣田地，蓄金銀，盛僕從，受投謁，結官長，勤宴餽而已，未聞有延師訓子，崇儉寡慾，多積書，絕狎客者。子孫習於見聞，不務勤學，交遊匪類。自己使勢，不能禁奴僕之使勢；自己作孽，不能禁子弟之作孽。身歿之後，田宅婢僕，俱歸他人，亦何益之有？誠能使讀書種子不致斷絕，且一親學問，便知自重，即貧困奚害哉？善哉斯言，令人覺然悟、惕然悔矣。

賤名入夢

喬進士夢蛟，自言四五時，將應童子試，夜夢一人，如俗所畫張仙者，謂曰：「汝欲登第，須與董某同榜，宜切記之。」驚寤，隨識簡端。喬長余一紀，余雖生，尚未命名也。自後每遇試，必遍覓賤名，不可得。歲庚辰，余補博士弟子員。喜曰：「果有是名，有是人矣。」至本朝辛卯，喬中式；戊戌，捷南宮。余於甲午鄉薦，擬此夢不足據。及辛丑僥倖，遂為殿試同榜，竟符所夢云。喬君樸實人，近偶談及，余不甚信，因出所識，歲月雖久，墨跡宛然。乃知窮通得失，信有定數，天下事又何足預計耶！

青蛙使者

撫州金谿縣，近郭有一蛙，狀貌絕大，猙獰可畏。據土人云，自東晉時即見之，漸著靈異，商賈祭禱，獲利必倍，病者祀之立差。邇來仕宦此地，亦必虔謁，因共號為「青蛙使者」。其隱見無常，有終身不得一見，亦有一人屢遇者。夫蛙之為物，最冥頑不靈，乃能歷千餘年，誕著詭異，至士大夫亦從而拜之，可怪也已。

孝婦卻鬼

無錫縣民顧成，娶錢氏女為媳。女暫歸寧，時疫癘盛，轉輾纏染，成一家咸伏枕。女聞欲歸，父母力阻之。女曰：「夫之娶妻，原為翁姑，今疾篤，何忍不往？即死無恨也。」隻身就道。成昏憤中，見鬼物相語曰：「孝婦至矣，我輩當速避，不然且獲譴。」於是一家數口俱得無恙。

富人不可作緣

古語云：「富人不可與作緣。」四友齋云：明初陶宅有陶與權，呂巷有呂璜谿，小貞有曹雲西，下沙有瞿霆發，類能創建園

亭，招致文士，風流好事，傾動一時，要皆賢而能文，視阿堵如糞土，至今猶令人豔稱之。本朝以來，富者亦復不少，大約斗筲齷齪，目不識丁，收息細民，獻勤當事，一二薦紳與之締姻媿，通寒暄，益傲然自得。使吾郡狂瀾一變而不可挽回，誰任其咎哉？

龍過

癸卯正月三日，青天無雲，忽睹一龍自北而南，爪尾鱗甲俱現，光彩照耀。後隨一鯉魚，大三四丈，去地頗近。余家人輩悉見之。

誤傳病死

余伏枕自春徂夏，客有傳余為已死者。武林一故交疑之，特走一介見訪。發函得書，輒然自笑，因報以一絕曰：「蝶黏花片翻棋野，燕蹴泥香濕畫叉。病起已無裙屐興，葛巾端坐誦南華。」

鬼報冤

上海章生高，名士也。薄遊山左。壽張縣有嫠婦薛氏者，富而守節，族人利其家貲，強之再醮，婦堅不從，乃誣以奸，訟之縣。縣令章君貞，與高向聯宗誼，族人以六金餽之，囑令斷改嫁。令如命，婦忿極，投繯死。及歸舟，神氣騷擾，隨感疾，才抵家，遍室中鬼聲不絕，忽口中作山左婦人聲曰：「我在上海縣學覓汝不得，今得之矣。惡黨俱齊，可同往面質也！」於是哀號半日而卒。

還魂

夏秋之交，三吳大疫。莘莊鎮春申橋有趙二，妻顧氏，死五日，浮厝岸側。適鄰人葉乙過其傍，聞呼喚聲，奔告其家。不信，同往偵之，呼救不已，乃啟土出棺，則此婦已再生矣。自言初死時，二青衣人拘至土地廟，乃翁為隸，立堂上，見之驚曰：「汝未合來，何為至此？」懇於神，言婦平昔有孝行，願乞其命。遂放歸。且言買棺時，某人匿銀一兩，過橋遇雨，復跌損一角，我時在傍，特不能言耳。詢之果然。此婦今尚無恙。

竹生花

友人張憲細林別業，竹生花，未幾枯死。

頭陀托胎

閩僧古木言，昔在會稽，一頭陀頗樸誠，無他過。郡紳祁氏，豪富甲於一邑，每過其家，歸必欣羨不已，詫歎累日。俄，病卒，其魂冉冉，直至祁室。夫人方坐蓐，見一僧突入，遂產一子。父母極憐愛。兒生而不慧，善飲啖，食兼數人。至五六，長大肥白，而茫無所解。後方飽餐，遇亂不能行，為盜所殺。因言人生積修，尤急於臨歿之一念。念紛華則入於紛華，念清淨則入於清淨。若頭陀者，即釋氏所謂不知常住心，用諸妄想，故有轉輪，亦可憫也。

五眼魚

漁人捕魚長泖，獲一巨魚，重三斤五斤，狀如鯨頭，有五眼。

神召

濟南吳太守南岱，父嘗官山左，衰年未有嗣，禱於東嶽，逾歲而太守生，因以岱名。太守再官此地，一日坐署中，若有所睹，向空肅拜，且唯唯曰：「駕望先發，臣隨至矣。」如是者再，家人驚叩之。曰：「我本岳帝從臣，偶降塵世，今嚴旨見召，殆不可留。」遂囑其子曰：「必奉吾主山中，吾將棲神於此。」家人如命。及卒，導主入山，乃歸櫬焉，時癸卯月也。余嘗見成和子答陳希夷曰：「凡人形貌清古，氣清性善，言根至理，有山林之趣，此自修行中來。形貌古怪，舉止陰毒，言涉淫邪，有殺伐之心，此自精靈中來。形貌瀟灑，舉動風雅，性慧氣和，有修煉之心，此自神仙中來。形貌秀麗，舉動嚴肅，心性靈明，有虹霓之志，此自星辰中來。形貌奇異，舉動急速，性慧氣剛，言涉威福，有祭祀之心，此自神祇中來。」吾於太守益信。

同輩序齒

古語「鄉黨序齒」，亦為同類者言之耳。頃有一友舉尚齒會，貴賤混淆，儔類錯雜，非特不雅觀，殊失古人禮意。都少卿穆曰：考之禮，一命齒於鄉，再命齒於族。故同輩序齒可也。苟非其人而亦以齒尊之，不幾於失禮乎？《藍田呂氏鄉約》曰：「非士類者，不以齒。」斯言為得之矣。

趙癩子

天津衛首趙癩子者，應武舉。夏日納涼庭中，見一物側臥石上，鼻息轟然，酒氣四射。迫視之，乃一醉狐也，急取索繫其足。狐醒，自語曰：「今晚多酌幾卮，為人所算矣。」見趙拔刀而前，怒曰：「汝乃趙癩子乎？速放我，不然當禍汝！」趙曰：「汝命在我手，烏能禍我？我知若輩善運財物，我困甚，能有以濟我，當釋汝。」狐曰：「汝欲幾何？」趙索千金。曰：「我輩不作誑語，汝命中無此。」既減至百金，狐曰：「汝終不應有此，若驟得之，必有殃。然釋我，必有以報君。」趙曰：「於何處覓汝耶？」曰：「某日於天壇某樹下候汝。」因捨之。屆期，至其地呼之，聞樹上應曰：「已運在汝家水缸下矣。」急歸，去土尺許，有銀一錠，計僅五兩，因自歎其命之窮也。趙前墮驢傷足，人皆呼為「趙癩子」云。

天榜

建德馬生某，應癸卯試。已鎖闈提場，撫軍朱公倚几假寐，夢神告曰：「天榜有馬天選尚未到。」朱曰：「門已封矣，奈何？」及天明，有馬生者因卷損求易，朱忽憶前夢，急以卷與之，囑令改名天選，並親加封印。榜發，果中式。藩司及學使者皆莫知其人，公具述所自，咸歎異之。見《祝氏厄言》。

驕鳳篇

同籍有宦於閩者，好聲氣，性頗慷慨，凡屬譜誼，紛紛而往。客有以余不去見訝，不知余從不作此想也。因賦《驕鳳篇》自解云：「朱鳳憇高岡，夜棲梧桐枝。迴翔吸溼露，性潔姿陸離。俯視有大鳥，得毋鳶烏族。飲啄嘴距強，狡獪厭梁肉。欲為鳳凰，奈常苦飢。欲為鳶烏，義不忍為。鳶若有詞，鳳不如我。從我而嬉，奚為不可。偃息巖穴，汝計已左。卑棲來群，慎莫懶惰。鳳凰含笑如不聞，翩然踏破丹山雲。」

屠報

《靈應錄》曰：「凡屠者眼，多似其類。」初不甚信。近北關外有李二者，屠豕為業，歲殺以千計。適三伏中，一門數口俱染惡疾，李屠遍體潰爛，瘡口生黑毛，長半寸許，與豕無異。叫兩月，口作豕聲，竟不能出一言而死。

獨行君子

闕進士選，字瞿亭，玉峰人。幼孤，有至性，與人交，洞見肺腑，人皆推為長者。以細故被黜，遂絕宦情，敝衣疏食，晏如也。性喜山水，每遇良辰美景，輒攜屐登臨，隨雙童，挾一棋枰，或蔭長松，或趺坐古石，與客相對手談，竟日忘倦。又能規過勉善，久而勿渝。古人之所稱獨行君子，殆其人與？

博徒

彭生者，名父之子，善博，所與游皆博徒。曾徵詩於余，戲贈云：「虞氏高樓接路傍，相逢頻解橐中裝。袁耽懷帽空投馬，劉毅褰衣正繞牀。坐對井公聊共戲，時無劇孟漫登場。塞翁本是忘機客，得失何曾有異方。」生盡夜呼盧，有敗無勝，竟破其產云。後冒暑干渴，道經邯鄲，墮驢而死。余弔以詩云：「橫灑驚沙謁子公，青驢駝得白髯翁。短衣烈日邯鄲道，不及盧生一夢中。」

顧先生

顧先生開雍，字偉南，少好學，秀羸多才，俯仰顧盼，綽有雅致。與陳、夏諸公並起，名滿海內。晚築室數椽，在跨塘橋外。暇日往訪，見竹木森秀，琴書瀟灑，獨坐一室，凝塵寂然，前輩風流，猶可想見也，因題其壁云：「彥先表表，風流吞吐。才藻卓

萃，早工詞賦。鵬翻未奮，蛾眉被妒。年華冉冉，依然徒步。修名既立，美人遲暮。」